桯史/卷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桯史

◀上一卷

卷十四〈五則〉

下一卷▶

陳了翁始末

陳了翁在徽祖朝，名重一時，爲右司員外郎。曾文肅敬之，欲引以附己，屢薦於上，使人諭意，以將大用之。了翁謂其子正彙曰：「吾與丞相議多不合，今乃欲以官相餌。吾有一書將遺之，汝爲我書。」且曰：「郊恩不遠[1]，恐失汝官，奈何？」正彙再拜，願得書。了翁喜，明日持以見文肅於都堂，適與左司朱彦周會[2]，待於賓次，朱借讀其書，動色。既見，文肅果大怒，嘻笑謂曰：「此書它人得之必怒，布則不然，雖十書不較也。」了翁退，卽録所上文肅書及日録辨、國用須知，以狀申三省，曰：「昨詣尚書省投書，蒙中書相公面諭其詳，謂瓘所論爲元祐淺見單聞之説，兼言天下未嘗乏才，雖有十書，布亦不動。瓘不達大體，觸忤大臣，除具申御史臺乞賜彈劾外，伏乞敷奏，早行竄黜。」遂出知泰州，鄒道鄉在西掖，救之，不從。上臨朝謂文肅曰：「瓘如此報恩地耶！」又曰：「卿一向引瓘，又欲除左右史，朕道不中，議論偏，今日如何？」文肅愧謝。初議竄徙，韓文定爲首臺，陸農師在政地，救之，曰：「瓘言誠過當，若責之，則更以此得名，曾布必能容之也。」謫乃薄。余謂前輩名節之重，身蹈危機，不復小顧，申省公牘，百載而下，讀之凜凜有生氣。余丱角時，先夫人教誦古今奏議，謂是足壯它日氣節，此書與焉。今尚憶其全文曰：「瓘聞之，古賢未嘗無過，周公、孔子、顔淵，皆有過也。子路聞過則喜，所以爲聖賢之徒；成湯改過不吝，所以爲百世之師，故曰『過而能改，

善莫大焉。』匹夫改過，善在一身，大臣改過，福及天下。閤下德隆功大，四海之內所贊頌，然謂閤下無過則不可。尊私史而厭宗廟[3]，緣邊費而壞先政，此二者閤下之過也。違神考之志，壞神考之事，在此二者，天下所共知，而聖主不得聞其說，蒙蔽之患，孰大於此？瓘之所撰日錄辨一篇，已進之於上，閤下試一讀之，則所謂尊私史而厭宗廟者可見矣。瓘去年所論陝西、河東事，未盡詳悉，近守無爲，奉行朝廷詔敕，乃知天下根本之財，皆已運於西邊。比緣都司職事，看詳內降劄子，因述其事，名曰國用須知，亦已進之於上，閤下試讀之，則所謂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。主上修繼述之效，閤下乃違志壞事，以爲繼述，自今日已往，其效漸見，所以誤吾君者，不亦大乎。效之速者，尤在於邊費。熙寧}條例之所講，元豐右曹之所守，舉朝公卿，無如閤下最知其本末，今閤下獨擅政柄，首壞先烈，彌縫壅蔽，人未敢議。它日主上因此兩事，以繼述之事問於閤下，閤下將何以爲對？當此之時，閤下雖有腹心之助，恐亦不得高枕而臥也。且邊事之費，外則帥臣，內則宰相。帥臣知一方之事而已，雖竭府庫之財而傾之，不可責也。至於宰相之任，則異乎此矣。豈可以知天下匱竭，而恬不恤匱竭，因壞先政，因務蔽蒙，閤下欲辭其過，可乎？瓘比緣稟事，聞閤下之言，指尚書省爲道揆之地，瓘謂閤下此言失矣。三省長官，宜守法而已，若夫道揆，天子三公之事，豈太宰之所得預乎？兩年日食之變，皆在正陽之月，此乃臣道大強之應，亦閤下之所當畏也，宜守而揆，豈抑畏之謂乎！周官曰：『居寵思危。』今天下旱蝗，方數千里，天變屢作，人心憂懼，邊費壞敗，國用耗竭，而閤下方且以爲得道揆之體，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。閤下於瓘有薦進之恩，瓘不敢負，是以論吉凶之理，獻先甲之言，冀有補於閤下。若閤下不察其心，拒而不受，則今日之言，謂之負恩可也。負與不負在瓘；察與不察在閤下。事君之位無高下，各行其志，孰得而奪之乎？瓘去年九月三日上封章，皆乞奏知東朝，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。欽聖未見察，則瓘被貶黜，後來慈意開悟，則瓘得牽復。人主察孤臣之盡忠，欽聖知忠言之有補，母慈子孝，主聖臣直，此國家兩全之道，廟社無疆之福也。今欽聖納忠之美，未白於天下，而諫官不二之心，得罪於廟堂。脅持之風，甚於去歲，乖離之論，唱自大臣，所以厚欽慈者，果在此乎。瓘前日辭都司之命，而閤下未許其去者，閤下必有以處瓘矣，此士大夫之所共諭也。主上念欽聖納忠之意，察孤臣不二之心，獎眷之恩，至深至厚。瓘欲擇死，所以圖報，效無負於人主，無愧於外家，一身之安危，豈暇恤哉！然則今日之言，安知不見察於閤下也，閤下深思而已。瓘不敢供要職，重取煩言，又不忍嘿嘿而去，惟閤下留聽，幸甚。」前書尊堯集表，蓋與此互見始末，瓘諛立懦，不厭屢書也。正彙是似益可嘉，後竟坐罪，流削坎壈，不自悔云。

八陣圖詩

瞿唐灩澦，天下至嶮，每春夏漲潦，砂磧巨石如屋者，皆一夕隨波去。獨諸葛武侯八陣圖，巋然歷千古獨存，識者謂其有神護。紹興中，蜀士有喻汝礪者，持憲節來治於夔。趣召過郡，與夔帥宴江上，謂是圖源委風后，表而詩之，自爲序曰：「夔帥任子野以人日置酒江瀕，觀武侯八陣圖，諸公皆云八陣自武侯始，捫膝先生獨謂不然，乃作古風示之，庶幾諸公知八陣之所由起。」其詩曰：「魚腹江邊春事起，萬點紅旗颭清泚。主人元是劉夢得，載酒娛賓水光裏。酒闌放腳步沙磧，細石作行相靡迤。臥龍起佐赤龍子，天地風雲入鞭箠。蛇盤虎翼飛鳥翔，四正四奇公所壘。當時二十四萬師，開門闔門隨臂指。幾回嚇殺生仲達，往往宵遁常騎豕。海中僊人丈二履，相與往來迄玉趾。笑云此公大肚皮，龍拿虎擲堆胸胃。江頭風波幾劘蕩，斷岸奔峰俱披靡。陽侯慶戰三峽怒，秖此細石吹不起。晉大司馬宣武公，常山之蛇中首尾。幙中矻矻何物客，未有一客能解此。千年獨有老奇癲，見之斂袂三嘆喟。頗知此法自元女，細與諸公剖根柢。君不見風后英謀盡奇詭，龕定蚩尤等蜉蟻。漢大將軍親閱試，四夷聞風皆褫氣。馬隆三千相角掎，西羌茸茸落牙嘴。而公於此出新意，蓋世功名無第二。不知何處著雙手，建立乃與天地比。河圖洛書亦如此，堂堂孔明今未死。我門生人如死人，老了不作一件事[4]。卻被獼猴坐御牀，孰睨天王出居氾。既不能蹧穿膝暴秦王庭，放聲七日哭不已。又不能斷脰決腹死社稷，滿地淋漓流腦髓。羨它安晉温太眞，壯它霸越會稽蠡。八年嫪戀飽妻子，灑涕東風肉生髀。斑斑猶在杲卿髮，離離未落張巡齒。愛惜微軀欲安用，有臣如此難準擬。雖然愛國心尚在，左角右角頗諳委。二廣二矩及二甄，春秋所書晉所紀。況迺東廂與洞當，復有青龍洎旬始。淫淫陳法有如許，智者舍是愚者蔽。此圖昔人之芻狗，參以古法行以已偏爲前距狄笑之，制勝於茲亮其豈。爾朱十萬破百萬，第顧方略何如耳？嗟我去國歲月老，渺渺赤心馳玉扆。可憐阿仜財女子，而我未刷邦家恥。屬者買舟瀘川縣，扣船欲泛吳江水。赤甲山前春雪深，白帝城下扁舟艤。胡爲於此久留滯，細雨打篷愁不睡。剽聞逆雛犯淮泗，陛下自將誅陳豨。六師如龍賊如鼠，殺回屋瓦皆蜚墜。距黍直射六百步，虜屍蔽江一千里。哀哉獼猴太癡絶，垂死尚持虞帝匕。那知光武定中興，要把中原痛爬洗。君不見陛下神武如太宗，萬全制陳將平戎。倚聞獻馘平江宮，坐使四海開春容。六騑還自江之東，光復舊京如轉蓬。蜀花千枝萬枝紅，輒莫取次隨東風。奇癲眼腦醉冬烘，東向舞蹈壽迺翁。醉醒聊作竹枝曲，乞與款乃歌巴童。」喻，三峒人，靖康初爲祠部外郎。僞楚之僭，集議祕省，簪弁恇憎，喻獨捫其膝曰：「此豈易屈者哉！」卽日掛冠去。於是以捫膝自號，有集十四卷，它詩文嶮怪挺絶皆稱是，劉後溪光祖實序之焉。

開禧北伐

開禧丙寅五月，王師北伐，有詔發鎮江總司緡錢七十萬，犒淮東軍，命官宣旨軍前。宣

臺檄余往，時蠭旗深入，未有所底，傳聞叵測，人皆憚行。文移峻甚，余不敢辭，遂浮漕河而北，次楚道北神，登海舟以入於淮。天方暑，夜碇中流，海光接天，星斗四垂，回首白雲之思，惻然淒動。至漣水，城已焚蕩，六軍皆露宿，獨餘軍學宣聖一殿，巋然瓦礫中。余謁宣參，錢温父廷玉方病臥一板門上，在十哲之傍，視像設皆左衽，相顧浩嘆。遂至金城，海舟之行，雙桅舞風，舷幾入水，稍轉則反之，未嘗正也。歸復道洪澤、龜山至盱泗，招撫郭倪招宴泗之凝雲樓。樓據城而高，城不甓，址以石，北望中原，無龍斷焉。樓之下爲廳事，後有屋三楹，榜曰金蘭堂，方積笥充棟，榜青牌金字，乃一士人書，不知虜法何以不禁也。郡治陋甚，僅如江浙一監當衙宇耳。虜法簡便，大抵如此。聞之淮人云，此乃承平遺規，南渡以後，州郡事體始增侈。既涉淮，迄事歸，而王師失利，潰兵蔽野下，泣聲不忍聞，皆傷痍，或無半體，爲之潸然，間有依余馬首以南，然不可勝救也。是役也，殿司兵素驕，貫於炊玉，不能茹糲食；部餫者復幸不折閱，多雜沙土；軍中急於無糧，強而受之。人旦莫給飯二盂，沃以炊湯，多棄之道；復負重暑行，不堪其苦，多相泣而就罄，道旁逃屋皆是，臭不可近。地多窘井，亦或赴死其間。每憩馬一汲，輒得文身之皮，浮以桶面，間以井滿不可汲。余暍甚，不復能勺，徒勺酒烹鷄而薦之。既還南徐官下，以蘊熱飲惡，下利幾三月乃甦。余嘗以塗中所作詩篇爲録，曰北征，多寓見其間，特不詳所歷。暇日回思少年氣鋭，直前不懾者，爲之心折，因書梗概，以起髀肉之悲。

泗州塔院

余至泗，親至僧伽塔下。中爲大殿，兩旁皆荊榛瓦礫之區，塔院在東廂。無塔而有院，後以土石甃洞作兩門[5]，中爲巖穴，設五百應眞像，大小不等，或塑，或刻，皆左其衽。余以先妣素敬釋氏，奉其一於笈中以歸。殿上有十六柱，其大皆尺有半，八觚，色黯淡如暈錦，正今和州土碼磄也。和之産，紹興間始剖山得之，不知中原何時已有此。前六條特異，皆晶明如纏絲，承梁者二，高皆文有六尺，其左者色正紅透，時暑日方出，隱柱而觀，燁然晃明，天下奇物也。泗人爲余言，唐時張刺史建殿，而高麗有僧以六柱至，航海入淮。一龜趺露立，云舊有碑載其事，今不存，莫詰信否。塔有影，前輩傳記雜書之。余至之明日，適見於城中民家，亟往觀焉，信然。泗固無塔，而影儼然在地，殊不可曉。或謂影之見爲不祥，泗尋蕩棄，豈其應歟？殿柱，聞郭倪欲載以還維揚，今不知何在。

二將失律

王師始度淮，李汝翼以騎帥，郭倬以池，田俊邁以濠，分三軍並趨符離，環而圍之。虜守實欲迎降。忠義敢死已肉薄而登矣，我軍反嫉其功，自下射之，顛。陴者曰：「是一家人猶爾，我輩何以脫於戮？」始復爲備。符離一尉遊徼於外，不得歸，城外十里間有叢木，尉兵依焉。我之餉軍者，輦過其下，招司不夙計，征丁於市，人皆無衛，部運官吏多道匿，無與俱者。尉鳴鼓，餉者盡棄而奔，則出於木間，聚而焚之。已輒歸，三將無覺者，但怪糧不時至。居數日，而士不爨矣。初，取泗無攻具，夜發盱眙染肆之竿，若寺廟之剎，爲長梯以登。泗本土堙，又無禦者，幸而捷。忠義與軍士，已爭功而嘩，及是復不攜寸木往。居泗一月，而後之宿。宿聞有我師，以其帥府命，先芟積清野待，砲械無所取辦，敢死又已前卻，乃坐而仰髙，搏手莫知所施。汝翼之至也，舍於城南。有方井之地，夷坦不宿草，軍吏喜其免於崇薙也，而營之。會夜暑雨大作，營乃故積水卑窪處，草以浸死，元非可頓兵也。平明，帳中水已數尺，軍饑，遂先潰。二軍不能支，皆掃營去，改塗自蘄縣歸。入城少憩，而虜人坐其南門，覆諸山下矣，兵出方半，縣門發屋者，皆桀石以投人，我軍幾殲焉。大酋僕撒孛堇者，使謂汝翼曰：「田俊邁守濠，實誘我人而啓釁端，執以歸我，我全汝師。」汝翼不敢應，池之帥司提轄余永寧者，聞之以告倬曰：「今事已爾，何愛一夫而不脫萬衆之命乎[6]！」倬憮然頷之，永寧傳呼，召俊邁計事，至則毆下馬，反接。俊邁厲聲呼倬曰：「俊邁有罪，太尉斬之可也，奈何執以與虜！」倬回顧汝翼，俱不言，第目永寧，使速行。俊邁脫手自扼其喉，卒復敓之。俊邁有二馭者，忘其名，實在旁，不能救，泣而逃。虜既得俊邁，折箭爲誓，啓門以出二將，猶剿其後騎，免者不能半焉。輕騎至盱眙幕府自歸，余時適至，二將舍玻璨泉，猶傳呼，揚揚自若。倬，蓋招撫倪之弟也，意右之，招余言，頗自文，欲縶以歸於宣臺。議既定，問余何以處，余曰：「大義滅親，正典刑以全門戶，上策也。使它日朝廷欲勿行，則失刑矣，何以馭軍？行之則失恩矣，何以待招撫？」倪勃然變乎色，不終席而揖余以湯，招幕有與余厚者，退而咎余言太峻。余笑不答，遂登舟以歸。倬未行，客有獻計於倪者曰：「軍方敗，事未宣也，縶而歸之，其聞愈章。」遂庇弗遣。余歸，病中得邸狀，汝翼、倬俱薄謫湘湖間，意泯熄矣。居亡何，有旨，命大理正喬夢符卽京口置獄，推俊邁事，皆莫測所以發。既乃聞余永寧者，適以事至宣司，遇俊邁之馭，執之，呼冤，丘樞訊焉，得其情。以事已行，不欲究，第杖永寧脊，黥流海島。倬之弟僎，輕佻人也，好大言，聞永寧得罪而怒[7]，實不知其事之出於倬，妄謂不然，以訴於平原。平原謂之曰：「平反易耳，第萬或一然，國有常憲，彼時何以爲君地？不如姑已。」僎固稱枉，請直之。喬遂來復追永寧於道，俱下吏，左驗明甚。九月，獄具，永寧磔死，倬棄市，從者皆論極典，汝翼以不出語，得減死，竄瓊州。復劾其匿軍帑之罪，藉其家貲。俊邁家賜宅予官。時倪猶帥揚，上親灑宸翰慰安之。龍舒守章以初升之方待次居京口，因至揚，倪泣謂之曰：「岳監倉在否？爲我謝之，愧不及先知之明也。」至冬，倪亦以怯懦

罷，遂謫南康。嘉定更化，與僎俱流嶺南，貲產隨所在沒入之。僎蓋又儀眞喪師之將也。倬之罪不及汝翼，倬嘗爲建康副帥，在廬輕財勇往，遷池不數旬，卽出兵於艱難中，頗得士卒心。方潰時，不得已俱至蘄，猶力戰，獨以一諾罹禍。汝翼嘗爲九江帥，刻剝無藝，軍士甚貧者，日課履一雙，軍中號爲「李草鞋」。其遷馬帥也，船發琵琶亭，塗人咸詬而提擊之。旣敗，猶取馬司五萬緡歸其家，焚其籍。倬死之後，喬再入院鞫贓罪，兼旬而竟，僅得不死，人猶以爲幸也。明年，有自虜逃歸者云，見俊邁尙在虜，蓋不殺。或謂郭氏實倡言以自逭，莫可致詰。倪、倬、僎，皆棣、杲、果之諸子，浩之孫，世將家，寵利盈溢，進不知量，隤其家聲云。

校勘記

↑ 郊恩不遠：宋史·陳瓘傳載了翁此語作「郊祀不遠」。

↑ 左司朱彥周：底本原作「左司朱彥」，諸本同。按畢秋帆續資治通鑑·卷八十七作「左司員外郎朱彥周」，今據補。

↑ 尊私史而厭宗廟：底本「厭」原作「壓」，畢秋帆續資治通鑑·卷八十七作「尊私史而厭宗廟」，宋史·陳瓘傳與之同，今據改。

↑ 老了不作一件事：集成本「了」作「子」。

↑ 以土石甃洞：底本「土石」原作「上石」，今據嘉靖本、集成本、四庫本、學津本校改。

↑ 不脫萬衆之命：嘉靖本、集成本、學津本「萬衆」並作「萬介」。

↑ 聞永寧得罪而怒：底本「怒」原作「恕」，今據嘉靖本、集成本、四庫本、學津本校改。